



修智大和尚談：善根福德因緣

青楓：《阿彌陀經》，不少信眾都有念誦。念誦此經，是欲將來往生極樂世界。有信眾問：《阿彌陀經》裡有一句話：「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所謂「不可以少」，那究竟以多少才叫做夠呢？多與少又有什麼標準的呢？大和尚呀，請問你對這提問又有什麼看法？

修智：看來大家都誤會了「不可以少」這個「少」字。它不是指多與少的「少」，它是說「缺少」，這句話的意思實際上說：我們要想前往極樂世界，那就不能缺少善根福德因緣。

青楓：呀，原來如此！如此一來這理解便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修智：根據《佛說觀無量壽經》說，往生極樂國土有九品蓮花，這是分上、中、下品蓮花。而上、中、下裡又各有三品，譬如說：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以及上品下生，中品與下品亦如是，所以加起來便

是九品蓮花。有關這方面，我們且留待他日再作詳細點介紹。這裡且讓我們探討《無量壽經》「三輩往生」的重點。首先有「上輩者」。佛說：「捨家棄欲而作沙門。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無量壽佛』，修諸功德，願生彼國。」，即是出家僧眾。「中輩者」，則是「十方世界諸天人民。其有至心，願生彼國。雖不能行作沙門大修功德，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心念『無量壽佛』。多少修善、奉持齋戒、起立塔像、飯食沙門、懸繡、燃燈、散花、燒香。以此迴向願生彼國。「下輩者」，則「十方世界諸天人民。其有至心，欲生彼國。假使不能作諸功德，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意，乃至十念念『無量壽佛』，願生其國。若聞深法，歡喜信樂，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於彼佛，以至誠心，願生其國。此人臨終，夢見彼佛，亦得



步步金蓮

妙法寺園林有多株「地湧金蓮」，由於此花開花日子長久，所以幾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那金黃色蓮花。

地湧金蓮有種種傳說，最教人好生歡喜的一種說法，是它象徵佛陀出生時的步步金蓮。

是真的還僅屬傳說？都沒所謂的，反正能夠令聽眾好生歡喜便好！

世間上美麗的傳說很多，——既屬美麗，不妨多多益善！



往生。」

青楓：大和尚你說的就是三個層次了，層次分明，清楚明白，這也確是一種善根福德因緣，不可或缺的。

修智：無論你是屬於哪一輩的層次，有一點是共通的，就是發菩提心，這是共同必須有的條件。什麼叫做「菩提心」呢？它是不可缺少的福德因緣條件，「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換句話說，即是「自利又利他」的修為。

青楓：是呀，我們也經常說「自利、利他」這些問題。如果為求自己往生極樂世界，這只是「自利」。我們自利之外，也必須有「利他」之心。

修智：「上求佛道」，是要我們修慧。而「下化眾生」是要我們修福。所以說，先行修慧是很重要的。倘自己都不懂，要去教導他人，是不可能的，無異如以盲引盲。我們先行充實自己，再以個人所學所行利益他人。換句話說，自願求離苦安樂，亦願眾生同樣可離苦安樂。有此大願悲心才是菩提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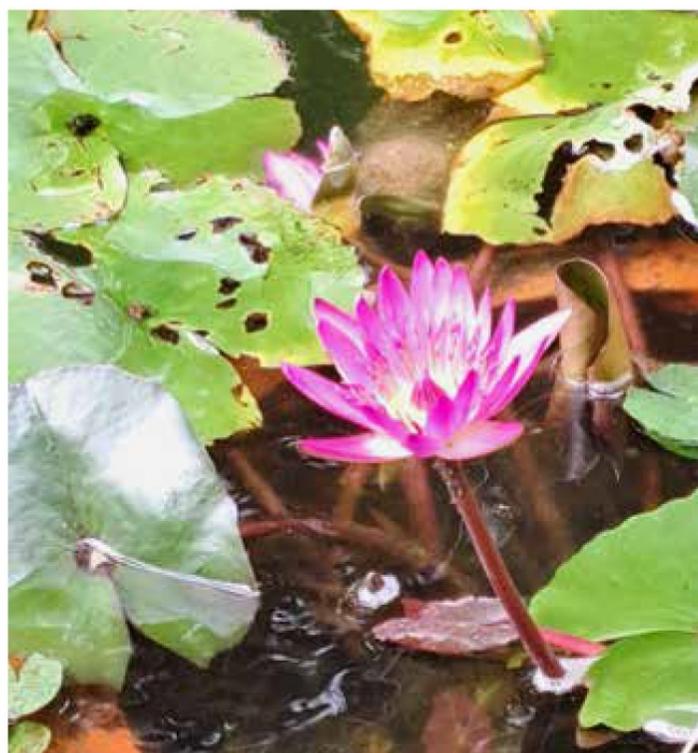
青楓：聽了這麼解說，我們多了一些明白。

修智：所以說：往生極樂淨土，不是為了逃避現實，而是積極的修行法門。在娑婆國

土五濁惡世，人的壽命短促，而極樂國土壽命修長。往生極樂世界是為了借助殊勝環境修行。待修有所成時，即倒駕慈航，度化娑婆國土其他眾生。「下輩者」乃至十念念於彼佛，以至誠心，願生其國。那「十念」是在臨命終時，很強烈的往生意願。如果平時沒有這方面的習慣，且沒有福德因緣有善知識來助念提醒，這臨終十念是不容易成就的。

青楓：有信眾還問上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念誦《阿彌陀經》，或沒有持名念佛，可不可以往生極樂世界呢？」

修智：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不是必然要念《阿彌陀經》的，但必須要符合這發菩提心的條件，即是要修福德修智慧、自利利他。念誦《妙法蓮花經》、《普賢行願品》等也可以。依《法華經》、《行願品》修持，即是修福修慧。重要的是不要像俗語說的「得個講字」，要有實際行動才好。言行一致，才是最實際最重要的，這是善根福德因緣。



水中蓮

「水中蓮」這詞語很好聽，除了荷花也稱為蓮花之外，睡蓮也是，而且它小小的，蓮葉就鋪在水面上，說「水中蓮」更貼切了。

妙法寺內的魚池也有好幾棵睡蓮，陽光下閃閃生光，再加上水簾牆壁的水動與淙淙水聲，還有那魚池裡錦鯉優悠游動，整個效果，用「動人」兩字形容也可以。

水中蓮！美麗的詞語啊！



朱槿的「花語」

走進妙法寺園林，幾乎一年四季都看到這花在開放，而且是盛放的，很教我們為之精神爽利！

——這就是一般喚作「大紅花」的朱槿。

朱槿這個「朱」字，也有大紅深紅之意。再說開去，朱槿也不僅僅是大紅，它還有粉紅、黃色以及白色，但無論是哪種色，其花型都是一樣的，都帶給你一種奔放的感覺。它的花瓣伸放開來，而中間一條花蕊直向前「標」出，強而有力的，充滿生命。每次經過，如果不是時間匆匆，我會慢下腳步，甚至走在花前，欣賞它的盛放。

你看——我在妙法寺二樓平台處影下這一叢開着白色的大花朵，真是生機勃勃的，我除了拍下它的盛放之外，還看到「含苞待放」，以及一些盛放後的收斂，花瓣垂捲起來，它是防止朝露打在衰老的花心嗎？很有「人間趣味」的，我把它拍下來也讓你聯想一下！

朱槿也有它的「花之語」，原本，大紅朱槿象徵熱情、有活力，粉紅色的是溫柔、甜美；黃色代表陽光、快樂；而白色呢？是純潔高貴。



佛語 (二十六)

「一即一切」

無論是佛學還是畫學，都很強調「一即一切」此語，在繪畫上，石濤的畫論便很強調這一點，石濤也是佛教中人，他的佛理與畫理同樣清晰。

「一即一切」作何解？

我們不妨把這「一」字作還原「初心」的理解，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怎樣想，其實以後的一些看法也會沿此延伸下去。而這「一」字，也可能解為「一樣」。

——「一即一切」則是「同一樣」的意思吧！

此語在《壇經》裡有說——

「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

寫國畫的有所謂「一筆畫」(又是石濤語)，道理也是一致了。當我們一開始寫下第一筆時便會曉得以下的筆觸都基本上是沿此思路寫下去的。「一筆畫」的理解較容易令我們聯想到「一氣呵成」的氣韻生動。

福慧雙修

《壇經》裡有一句話，「一針見血」地指出福慧雙修的重要——

「迷人修福不修道，祇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

字意淺白，一看便清楚不「費解」。——這也是《壇經》為大眾喜看之優點，以上說的雖然大都明白，但畢竟依此而修行者，還是不見多，最少也少了一點重視。

「功德」兩字亦然。何謂「功」何謂「德」？用功是功，福德是德，它即告訴我們，認真地修身修智慧是同樣重要。也不僅是「兩者同樣重要」，而是兩者相輔相承，共同進取才會共同的進步。

當我們一再地強調「福慧雙修」的時候，也正好說明了因為有些人在這方面有所忽略之故。

能不能引導別人「福慧雙修」？那最低限度是從自己做起，不是得個講字也。

動與不動

如果就「字面」而讀，可能不明所以，最少其中帶有「文字障」也！此語為《壇經》所說——

「有情即解動，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

乍看起來，可能有點摸不著頭腦。也許可以讓我們「拆」開來看看吧，這裡的「動」與「不動」，動，即動情；不動，是「不動心」。

與此同時也許可以從「形容」這兩字來看，——「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這個「同」字是形容，即是說就好像「不動身」那樣，那是「無情的不動身」而不是指「心」，——若「心」不動，不就成了「死心」麼？所以這裡的所謂「無情」、「不動」，是指我們「身」之不為所動。

從這一點引伸開去，大抵也可以作為對一些事物的看法，倘若我們對這動與不動，有情與無情沒有作較深層次的理解，還是少理一點吧，可避免出錯。

因緣與生滅

《雜阿含經》裡有一句——

「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
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

此語何解？都是「因緣」兩字吧，有與沒有都是一份因緣。所以，我很欣賞一句話說：

「有緣且住無緣去！」

或者同樣意思的這句話：「緣來不拒，緣去不悲！」

大抵這也正是指世間種種有生有滅，其實也是一個因緣問題，當我們真正明白「因果」、「因緣」這些詞語，則對世界上有些事兒便不會執着！——最少也不會過份地執着。所以有些人認為佛教「消極」，大抵這本身不真正明白其中的真諦吧！那不是「消極」，相反地，我個人以為你真正地理解了之後那反而具積極意義。

是與非

我們經常論說「是非」兩字，譬如說：「不要整日講人家是非啦！」楊善深老師有一對聯在生前是經常寫的，上聯是「是是非非都不管」。

有次我看到一篇短文談「是非」兩字，其實這兩字合起來雖是一詞語，但如果從字義看，則寫「是非」兩字是好事呀，你以正確的「是」去指出「非」，不是很好嗎？最怕的反而是掉轉來說——「非是」，非其所以，不好！「是是、非非」反而是好呀！

交友之道

看到一篇寫「交友之道」，它分作十點，很有意思的，這裡且抄錄下來供大家參考——

- 一、行為要有主見，有原則，不以別人的喜惡作為自己行事的標準；
- 二、承認生活中有光明的一面，不苛求於世；
- 三、能夠接受對方——包括一切優點與缺點，懂得怎樣與對方相處；
- 四、『人必須先自愛而後人愛之』，『人必先自助而後人助之』；
- 五、良好的動機未必會自然帶來良好的效果，做任何事情都要考慮它的後果；
- 六、『不以人廢言』，以事論事而不以人論事；
- 七、不要墮入『非此則彼』、『非黑則白』的兩極端思維陷阱。明白世事往往在兩極端之間有一整列的中間狀態；
- 八、『人比人、氣死人』。不拿自己跟別人濫加比較；
- 九、了解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乃世上最困難也是最有意義的一件事，而封閉自傲的心靈正是這一溝通的最大敵人；
- 十、世界上的一切——包括自己的思想，都在變動前進。勇于適應這一前進，為此不惜改變自己身上落伍的一切——改造自我。

水墨畫



喜歡寫「水墨畫」，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它方便，——一張宣紙、一支筆，還有一點墨汁便行了，再加上自己本身就是文人。一生都與文字打交道，這就自然地以水墨寫「文人畫」。

論「文人畫」，很多時候看到一些「爭論不休」的，我倒沒有太多說法，反正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介文人。但有一點可以說說吧，說「水墨畫」也好，說是「水墨文人畫」也好，打從宋元開始，已自然地匯成一條「國畫主流」。能如此者，歸根究底還是因為這屬中華文化的文化底蘊，離開了這根本便成「無根之物」，不會長久。這點很重要吧！



禪定天眼通的實驗 (節錄)

·馮 馮·

(原刊於一九八三年一月《內明》第一三〇期)

猶太人常訴說納粹屠殺六百萬猶太人，殊不知這是猶太人祖先留下來的果報！猶太民族五千年前從埃及出來，攻佔現今的以色列敘利亞一帶，所到的城邑，無不屠城，殺盡人家的男丁，每城數以數十萬計(請參閱聖經舊約列王紀)，後人有亡國之報應，又遭希特拉屠殺猶太人子孫數百萬，豈非因果循環？猶太人祇知在耶路撒冷「哭牆」哀哭自己民族的命運，可知猶太人自己手上的血腥？猶太人連耶穌這樣偉大聖哲也要吊上十字架予以謀殺，猶太人如今屠殺同祖先的巴勒斯坦民族，猶太民族未來的果報之慘，還有得瞧呢！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猶太人不容許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利，巴解也不容許猶太人生存！多麼可悲可嘆！

我們別去管那些事，且說說在溫哥華佛教友人們與我的天眼通實驗罷！

竺摩法師德高望重，道行深遠，志行高深，風度飄逸，真是一位世外高人，他老人家來溫哥華數月，我都因病未去拜會他，七月份有一天，我忽然預見他來我家。素昧生平，他又是一位南洋的大法師，怎麼他會屈駕來看我呢？我覺得詫異，但既心中已見他老人家在來途，我就慌忙到大門外草地恭候。

半小時以後，汽車開到我門前停下，竺摩老法師由羅午堂居士陪同來了，我頂禮恭迎至客廳叙話。

過了幾天，我去回拜竺摩老法師，當時在羅府，有老法師的兩位弟子繼聞法師與繼聲法師，羅伯伯，還有楊震榮居士，老法師對我嘉勉良多，我對他的佛學與詩畫也極傾倒。

談話中，我忽然對竺摩法師說我看見他的胆結石開刀傷口縫線，法師很驚訝，因為我們是初會，沒有人告訴我曾有過開刀，我說我還能看見他身體各部份的內部，我承認我在合上肉眼之後，眉心後面腦中的天眼好像X光一樣可以透視人體。

竺老並無告知我他的情況，也並未要求我作透視。我自己為他透視，詳述其體內健康情況，我講的詳情均符合事實。竺老及各人感到驚訝，問我能否看見檳城本寺情況，我於是再合眼嘗試，漸漸地天眼畫面出現，非常清晰。

我首先看見檳榔嶼的海濱風光，我敘述我見到的許多帆船、海景，岸邊的沙灘沙石顏色與形狀，檳城的街道、人物，街邊的食物攤檔，吊掛的魚與「沙爹」，辣味，肉類臭味……我又敘述「三慧講堂」的形狀，我描述出舍利寶塔上圓下方是一座中國式與緬甸式的混合寶塔，我指出正殿與內廊裝設電話之處的太暗，我指出前殿院子有一株數百年巨大榕樹，榕樹的精靈化人身到殿來聽講佛經，我指出數年前旁邊的兩樹被砍平，流出鮮紅血汁！我指出舍利子保存所在，我指出有人陰謀要盜取舍利，我指出舍利將生新舍利子，我敘述竺

老的禪房在樓上，室內有竹籐製家具椅子，有一張很大的書桌，桌上有毛筆及石硯香墨，牆上有好幾幅水墨畫，其中的一幅面對窗子的的是一幅高山松濤老僧在崖石上悠然自得的畫，可是我不懂草書題字，我又看見窗外有觀音竹的枝葉，可見海景，視界遼闊，我又看見前殿無供韋馱菩薩……我又見到前數年寺中發生神秘的夜半鐘聲及唱唸聲……我又看到星加坡到檳榔嶼之間的一條海道有很多不很高，祇有百尺左右的嶙峋奇形海中小山石峯，好像是朽木化石般尖削恐怖而美麗！

我一口氣講了一個小時，在座諸人都驚訝，檳城距加拿大八九千里路哪！但是我所講的景象完全符合實況，而我從未去過檳城，也未見過照片！我又講出山半上的極樂寺情形，極樂寺已成遊客雲集之地，寺前攤販雜人，又有魚肉攤，凌亂不堪，破壞佛寺的莊嚴，將來還會有壞人縱火！我盼極樂寺當局注意防範！把周圍那些不必要的草木清除，以減少未來萬一火災的危險！該寺倚崖居高臨下，景色極佳，祇嫌周圍樹木太濃密了，崖路也失修了。

竺老素來是治學修經修行的高僧，不講怪異超自然的事，這一次他聽完了我亂講，他寫了一首過獎的詩，請人裱好送給我：「法熏般若通靈感，文思超然筆有神，夜半鐘聲驚客夢，虛榮如夢孝為真。」

然後我為羅居士察看他的台中埔里佛光寺的

增建觀音殿的工程進度，我告訴他今秋九十月一定可完工開光了，我又為他看看佛光寺以前被人盜竊的兩尊名貴佛像的下落，我看見台灣如今有一個專門盜竊佛像的集團，他們盜得各地寺廟的佛像，交由漁船從台南乘夜晚出海，偷運到香港脫手，這集團的主要五個人是台灣本省人，接應的是粵人及兩個外省人，已將兩佛之一賣到了英國倫敦，另一座仍在香港待售。

八月初，我在家中寫作，突然看見C太太帶了一位從香港來的R太太來找我，我趕忙下樓到大門外面等候，十分鐘之後，兩位太太與一位S太太同車到達，R太太說在香港聞我有天眼通，特別專程來找我為她解決一件困難！

R太太說她家中鬧邪，我就問她：「是不是玻璃突然爆炸跌落地板？是不是小女兒面貌突變為兇惡的另一個人面貌？講話兇惡，聲音也變了陌生的聲音？」

R太太和大女兒與S太太都說「是的！」R太太說曾經在香港請了道姑作法禳解趕鬼，但是這邊作法，那邊加拿大的房子鬧鬼就更兇，香港作法驅鬼之日，加拿大房子玻璃爆炸，好像爆炸竹彈一般響，嚇得全家慌亂！

R太太求我運用天眼看看是什麼邪，我說明我尚在學習實驗階段，不敢自稱天眼通，只可姑妄試試。我於是閉目打座入定，運用我的初步天眼，我看見了R太太家中的情形，牆內是什麼白顏色，有藍紫色舊油漆的底，佛像供放得



活靈活現

年輕時寫文章，經常用這「活靈活現」詞語。看到雕塑得出色的雕像，這句話語立即跳出來。

前些日子在妙法寺園林裡走走看看，水池旁一隻石龜造型很生動有趣，陽光下更教遊人看了動容。

這隻石龜，不繁複、簡單的形象塑造更顯得它的質樸可愛。我禁不住聯繫到寫畫，越簡樸的筆觸，越值得我們細心欣賞，也越顯出它的活靈活現。

不夠正大又太低矮，接近門邊，又未開光。院後太多高大柳樹，太陰森，地下室有特別陰凍之處，樓上也有特別陰冷令人毛骨悚然之處，在夏天也一樣陰寒，我說這就是鬼靈在室內吸收了熱能所造成的奇寒，我看見兩鬼，一男一女，輪流纏迷小女兒。

R太太問我該怎麼辦？我說我不會趕鬼，她須向在香港的密宗老師父或向美國宣化長老求救，R太太不認識宣化長老，就打越洋電話向她香港的密宗師父求救。我說師父在閉關，她打電話去，果然她師父在閉關之中，不肯出關助她，又說：「叫小女兒快結婚，沖喜就好了！」

我聞言搖頭，R太太再問我怎麼辦，我說只好設法唸經超渡兩鬼，勸他倆去往生吧，我說鬼是不可硬趕的，只可超渡，越硬趕越惹得鬼鬧得更兇，也不可逼小女兒早結婚。

R太太因當時溫哥華無高僧，她的好友C太太就推薦她去溫哥華佛教會請羅午堂老居士辦超渡，羅居士修密宗數十年，功力很高的，善於唸密宗神咒(他的密宗師父也在香港，功力更高，我能在此看見這位老師——其實是比羅先生年輕，手結密宗結印金光閃閃，)。羅伯伯打電話給我，問我的意見。

羅伯伯不是個職業趕鬼專家，我也不是個職業的「心靈家」。我們兩人可真夠大胆的，

我說：「羅伯伯，你的密咒功力夠，足以勸服兩鬼，但是，你還需帶你的兩樣法寶去！」

「我有什麼法寶？」羅伯伯詫異道：「我沒有法寶呀！」

我說：「你有的，一件是一串閃着金光的唸珠，你用它唸的幾十年經，積了很大功力。」

羅伯伯說：「你怎麼知道我有一串金光閃閃的唸珠？」

我對電話筒說：「我現在看見的。」

我從未肉眼見過他的這串唸珠。他聽了覺得希奇。我又在電話中說：「你在樓下的皮箱內有一隻很小的只有幾寸的黑色小盒子，裏面有一尊不到兩寸大的黑色小小佛像，還有一本面上有符咒般的字的小小經本子，只有兩三寸長，這兩樣東西，上面金光閃閃，充滿佛光，可能是你太太遺留的罷，你去找出來，一同帶去R太太家就可保平安！」

羅伯伯說：「我有這個東西麼？我都没留意。」

我說：「伯伯你去找吧！明天找到了打電話給我，我還有話說。」

次夜，羅伯伯打電話來：「培德！真的有這小盒子，我在樓下找到了！這是我師父多年前給我太太的！放在箱子裏已多年了，我都忘了有這樣東西，不過，你說是符咒，倒不是，那是梵文的音，書面是用篆體古字寫的。」



樹頭入畫

如果你是繪畫愛好者，特別是喜歡寫生、喜歡寫樹，我想你也必然喜歡來妙法寺了。妙法園林裡有不少「老樹」，說它「老」，是老得很可愛的，是老得叫人喝采！□我說的是樹頭，園內幾棵西班牙甘欖樹，它的樹頭「老」得繪畫者們看見了便喝彩，那是多麼的「入畫」，多麼的好看！不信？我把它拍攝下來給你看看。

「怪不得！」我說：「我不認識篆字，把它看成符咒！」

我問他約好什麼時間到R家？然後我說：「伯伯你去R家，不用多找，一直到鋼琴室去好了，兩隻鬼已經坐在鋼琴椅子上等着要看你有多大能耐呢！伯伯你帶了兩樣法寶去，萬無一失！我在家中同時遙遙為你唸經助陣，你開始法事之後，看到燒香的灰上長兩三寸，又繞成兩三個圈，又看到臘燭爆響，結花，那就是佛力給你的感應徵兆到了，你看了就可放胆去唸往生經文給他們吧！」

我這樣說是因為我經已預見了。後來，羅伯伯去R家做完了法事，打電話給我：「培德，真的香灰升起三寸多繞轉成兩三個圈，臘燭結了花，又爆炸了三次！」又問我：「你還看見那兩個鬼魂嗎？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們走了！」我答：「我看不到他們到了什麼地方。」

R太太次日帶了兩女與一青年來訪，向我道謝，我說：「別謝我！我是沒有能力的，你該拜佛謝佛菩薩才對！」

R太太拜了我家供奉的釋迦佛像，說她的小女兒已經痊癒了，一切正常，能吃飯了又有說有笑了。

向來不跟人說話的小女兒也謝了我，又說：「你說他們在鋼琴旁邊，怪不得我有時彈

琴，覺得有人坐在我身邊，叫我毛骨悚然。」

同來的青年丹尼君，是一位生來有心靈天眼通能力的人，他是R家的好友，是他頭一個看見有異物作祟，他打長途電話去香港請R太太趕回來溫哥華處理此事，我事先不知此事。丹尼是個沉默的人，坐在我身邊沙發，一言不發，我發現他的天眼通天賦很好，就指着他說：「你也有天眼通。」

丹尼說：「我現在心中想着兩個念頭，你可不可以看見我想些什麼？告訴大家！」

我說：「這種叫做他心通，我倒沒練過，我們不妨實驗一下，我需要你閉目，把心中的念頭傳遞給我，因為我毫無把握。」

幾分鐘之後我告訴大家：「第一件，我看見一團心形的金光，第二件我看見筒或管內噴出氣體，天空很空虛，雲氣旋轉，有飛的感覺，地面有熱浪蒸汽上升，有一輛跑車。」

丹尼說：「第一個念頭是我看見你心身大放金光，第二個念頭是我心想着溫哥華飛機場，至於藍色的敞蓬跑車，是你傳給我的，不是我的念頭。」

大家雖認為很驚奇，我說：「我並不知道自己放出金光，丹尼，我覺得你的天眼根基比我還強，你須多拜佛多修行練練天眼啊！」

肯花心思

今時今日的工展會，已變成購物市集，特別是食品與保健用品。

因此，幾乎所有攤位的設計布置都是以實用為主，並沒有什麼值得欣賞的。

今年，包括去年吧，幾乎獨一無二地就祇有這個攤位是設計得這樣好看。去年也是這副樣子，給數以十萬計的入場者留下好印像，未嘗不是好事。



香港鐵路博物館

前些日子，香港大埔之名「名震」國際！很可惜，這「出名」却是誰也不願見到的，就因為那場震撼性的大火，差不多二百具冤魂，好教人心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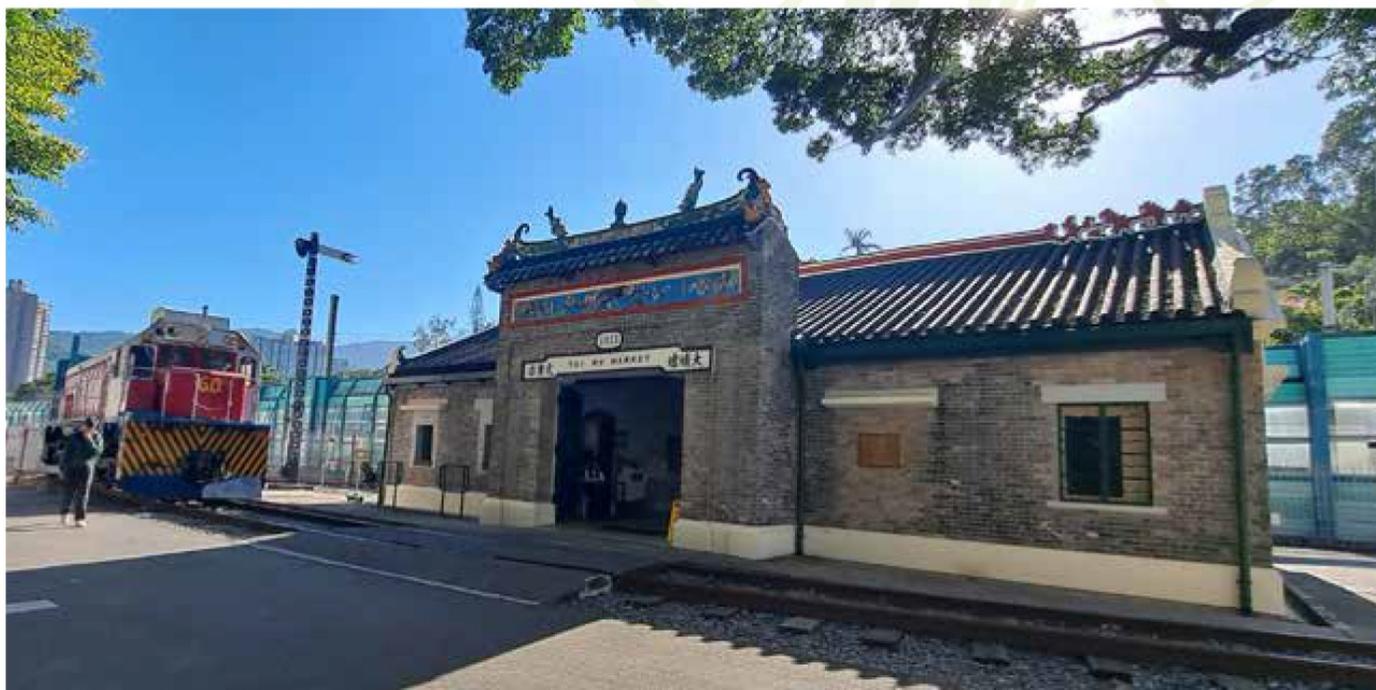
那天，前往大埔憑弔的同時，也順道看看久遺了的「香港鐵路博物館」，它就在原大埔墟火車站舊址。這原址——舊大埔墟火車站大樓，建於一九一三年，八四年列為法定古蹟，次年復修後便打造成博物館。

它是公開地讓市民大眾、遊客參觀的，內裡有香港鐵路運作的歷史介紹，門外還擺放上一座火車頭，這也是具歷史意義的，它是六十號柴油電動機車，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投入服務

的(一九七四年至二〇二一年)，相信今天人到中年的話，記憶猶新。更久遠的記憶，則是六十年代前的「火車捐山窿」了。那時候，火車從九龍塘穿過一座山到今天我們說的大圍站，一定要快手快腳關閉門窗，因當年隧道通風設備差弱，怕風沙吹入車廂也。一、兩分鐘後出了隧道，大家又連忙打開窗戶。這項動作，小孩最開心，它好像一項遊戲。

大抵今天七老八十者，都有這難忘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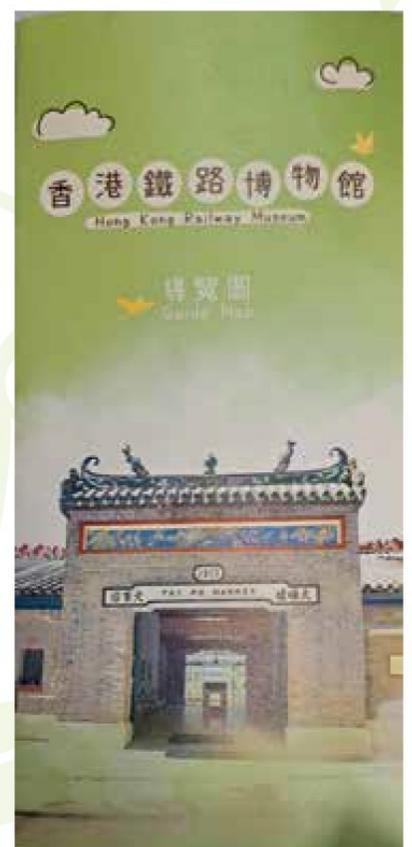
其實，百年來這條連接中國大陸的火車線，擔任上交通的主要動脈，甚至可以說是經濟動脈的，也可見得中港兩地從來就是血肉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



有沒有中斷過呢？——有，那是日本鬼子入侵的年代(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那時候中港兩地人們的交往祇能徒步。

過去百年，香港火車真是閱盡人間滄桑，無論在人或物資的往來都是繁密的，就像人體內一條大動脈。

今天，科技進步，這火車動脈不但沒有被切斷，且隨着時代的步伐，文明的進度，更有效地運作起來。今天，我們坐「東鐵線」——從金鐘站上車，坐上大半個鐘頭便可以車抵羅湖或落馬洲，你說多方便！相信在未來的日子，香港火車仍是一條強而有力的經濟動脈，大家不妨到大埔火車博物館懷念一下。



無用之用

莊子有一則哲語寫得很有意思的，那是「無用之用」。

有些樹木的生長，由於樹身的木材並非做建築的好料子，於是有被棄置路旁了，正因為這「無用」而令這棵樹得以存活下去。

日前，在馬路旁看到一棵被鋸斬了一些枝幹的大樹，由於是剛被鋸斬，那「傷口」很新，看起來更見「淒苦」。它本來是「無用」，但生長在馬路旁，也就祇好被「鋸身」了。——還好，雖然「滿身傷痕」，却仍可存活下來，也不錯呀！



裝置藝術？

這不是所謂「裝置藝術」，但却有裝置藝術的感覺。

在一幅白白的背景前，放上幾棵「雪松」，這雖是人工造的「假松」，但整個氣氛很好。那天是在港島坐在電車上看到的，那算得是「都市風景」了，這簡單裝置却又如此賞心悅目，這才是真正藝術，於是在下一站落車上前把它拍下來。好看嗎？



工展會與市集

幾十年下來，提起「香港工展會」，本來就教人津津樂道的，特別是上個世紀有「工展會小姐」之選。

不過，今時今日一切俱往矣！不但「工展小姐」之選沒有，連「工展」兩字也名不副實，這本來已算不了什麼，反正時移勢遷，今天香港已沒什麼工業可言，那還有什麼工展？

每年年底，一年一度的「工展會」今天也該落幕了。日前也「偷得浮生半日閒」，前往維園看看。——已經連「半日閒」也說不上了，從天后站這邊入，一直到銅鑼灣，整個展場穿一次便夠。所謂「夠」，是因為幾乎百分之八十都是做飲食、保健小攤位，你說是「市集」也未嘗不可。

話雖如此，但仍然是很熱鬧的，說是人來人往亦未嘗不可，特別是這天，天晴氣爽，年紀大者作遊花市式的半日遊也未嘗不好，何況說不定還會揀到一些「心頭好」的食品，「工展不工展」沒所謂了。





成個好字

今天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一女一子成個好字！」即是說：「如果你能生下一女一子，那就最好不過了！」

這是今天的說法，如果我們探索字源，則似乎不是「有一子一女就是好！」是一個女子抱着一個孩子，那才是真正的好。原來，「好」字的寫法，象形字，像一個女子屈着膝抱着一個小孩子，而這個被抱起的小孩是放在左邊的，所以最初這個「好」字的寫法，是「子」左、「女」右。後來作了相反方向——成為左「女」右「子」，這也使人想到一個部首問題。既然「好」字的原意是一個女子(母親)抱着小孩，也說明了女子的重要，所以作為部首！——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無論怎麼說，這個「好」字總是好的，而且以「女」字作為部首，你隨便翻看一下字典，最少超過二百個字都是女字旁的，可見女人的地位何其重要。

「子」趣

好「女」的既然那麼重要，「子」又如何？「子」部首也有百個，也不算少了。我們且來看看與「子」字部首有關的趣味性如何？

先從象形的來看，這個「孕」字不是很有趣嗎？子就藏在下邊不正是懷孕嗎？

這個「字」字亦使人有所聯想——「宀」代表一個家，也算是象形，而「宀」中藏「子」便是「字」，可見這個「字」字是何等重要。這個「孝」字也很有意思，「耂」是「老」字，是部首，「老」在上，子在下，不就象徵「孝」嗎？如果說一看就明的象形，大抵這個「孖」字可列入前五名，兩個子等於「孖」，真係擺到明矣！有沒有兩個「女」？似乎沒有，三女成「姦」倒是有的。

從象形中引出趣味，我看這個「孖」字可謂令人會心微笑——

兩個男人中間夾住一個「女」，梗係孖啦！